禮記質疑

禮記質疑卷四十三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冠義

醮於客位

鄭注適子冠於阼若不醴則醮用酒孔疏周禮適子以醴禮之庶子以酒醮之周時或有舊俗雖適子亦用酒醮之則因而行嵩燾案說文醮冠娶禮祭鄭注士冠禮酌而無酬酢曰醮疑醮者冠娶之通名致敬用醴則曰醴醴亦無酬酢也士昏禮舅姑醴婦而記云庶婦則使人醮之亦醴與醮同義段注說文疑古本作醮冠娶禮也一曰祭也引宋玉高唐賦醮諸神禮太一爲醮祀之始見醮有以尊臨卑之義故以施之

諸神其實古者薦必有祭士冠禮祭脯醢祭醴祭酒亦可名禮祭故知醮者冠娶之通禮也詳味儀禮不醴則醮之文似醮禮隆而物簡醮禮約而物豐醴側尊一甒醮兩甒醴用觶醮用爵醴薦脯醢醮則再醮兩豆兩籩三醮有乾肉折俎醴無牲醮加特豚有鼎有俎醴有祝辭有醴辭醮則始加卽薦脯醢但有醮辭就事求之醴有主人有贊賓之文而醮無之似儀禮之云醴者醮禮之加隆者也惟適子之冠以之玩下孤子庶子二義皆當用醮經不明著其例者父不在而諸父諸兄主之皆醮也故不言主人案下云冠者毋不在使人受脯知此之無主人亦謂父不在者也儀禮析言之而備載醴與醮之辭知用醴之尤爲盛禮也周尙文而又以物簡儀繁爲加隆要之冠禮之名醮所從

來固遠也用醴用酒各有宜也

見於母母拜之

孔疏冠子以酒脯奠廟訖子持所奠酒脯以見於母母拜其酒脯重从尊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嵩齋案呂氏大臨云所薦脯醢爲醴子設非奠廟也婦人有從子之義當其冠也申斯須之敬以明從子之義未害乎母之尊也義疏引士冠禮注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昏禮壻見婦之父母主婦一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注云必先一拜者婦人於丈夫必俠拜蓋禮無不答燕禮君之於臣昏禮舅姑之於婦饋食禮尸之於主人主婦嗣子舉奠無不答拜者何獨致疑於此其說至允下文見於鄉大夫鄉先生必用士相見禮再拜送贄

凡云見已包拜字在內見於母見於兄弟皆拜也母與兄弟拜之者答拜也凡儀禮言兄弟皆兼伯叔而言與言昆弟不同伯叔昆弟皆答拜也婦人之拜肅拜而已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鄭司農周禮注肅拜但俯下首若今揖也凡經云拜者皆通言之如拜迎拜送蓋有拜有揖而皆謂之拜其坐皆膝著席離席而立曰立不離席曰起起而俯首曰拜大祝所謂空首是也士冠禮北面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拜受受其脯也皆肅拜若今揖孔疏執唐禮以求合於古故為失之

元冠元端

鄭注服元冠元端異於朝也嵩燾案士冠禮筮于廟門主人

朝服元冠緇帶素韠而紋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元端服緇帶爵韠鄭注玉藻朝服元冠元端素裳是朝服元冠元端惟素裳異耳士冠禮主人及賓及擯者皆元端元端蓋士之通服其禮服則有爵弁始冠者之服從士之未仕者不能服弁惟元端常服而已士冠禮乃易服服元冠元端鄭注易服不朝服者非朝事也恐誤冠禮三加而服爵弁先以禮服榮之乃易士之常服以成人見訓甫成人其時本未列於朝士抑不知所謂朝服者果何服也

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孔疏諸侯冠於太祖之廟故左傳云以先君之祧處之聘禮不腆先君之祧鄭注以爲始祖之廟是天子當冠於始祖廟

嵩燾案鄭注士冠禮廟謂禰廟先祖於廟言之葢通稱也古人行禮皆於廟凡賓客之事於太廟太廟者正室也非賓客之事於禰廟聘禮公食大夫禮皆於廟而聘禮命使者朝服釋幣於禰反釋幣於門至於禰薦脯醢明非食饗皆於禰王制天子諸侯將出造乎禰郊特牲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昭元年左傳楚公子圍言告于莊共之廟而來是凡卜於禰諸侯之子昏禮亦告於禰皆其例也據此冠禮正當於禰廟行之祧廟亦通辭也

禮記質疑卷四十三終

禮記質疑卷四十四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昏義

蓋親受之於父母也

孔疏壻北面奠雁再拜降出女出房南面立於母左父西面誡之女乃西行母南面誡之是壻親受之於父母也嵩燾案疏意主女之父母言之是時壻已出而女之父母自誡其女不得言壻親受士昏記父醮子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命者父也而兼母言之所以上繼父母之事也經於昏義詳壻之受昏以爲正家之本而不詳誡女之文承命以迎升堂奠雁行之女家者一以父母之命臨之文氣緊相關合孔

疏證

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

鄭注言子受氣性純則孝孝則忠也嵩燾案鄭氏此注似近迂曲夫婦有義非徒親之而已必有所事與朝夕奉事舅姑之儀知其爲義之所必盡則子所以事其父者益得所助而父子益親資於事父以事君則君臣之義正矣端本於一家而取則於天下可以由閨門之內達之朝廷和順成則家庭有法度禮儀肅則朝廷有紀綱事相豫而道實相成也

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

鄭注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嵩燾案

士昏禮婦盥饋特豚卒食婦餕姑之饌徹于房中媵御餕姑酳之是婦饋而舅姑卒食婦又餕姑之餘無因接行饗婦之禮儀禮舅姑饗婦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奠酬其文甚略而後云歸婦俎鄭注言俎則饗禮有牲矣婦以特豚饋舅姑饗婦亦以特豚皆特殺是饋與饗自宜異日而於昏義發之以補儀禮之未備鄭據以爲大夫禮非也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毁教于公宮祖廟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工教成祭之

鄭注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君使有司告之宗子之家若其祖廟已毀則爲壇而告焉嵩燾案士昏禮親迎至於廟門入升再拜奠雁是女嫁必於廟義疏公宮謂君之宮廟準

此而言則士昏婦人亦當教於禰廟三月鄭注祭之祭其所出之祖孔疏女出於君之高祖則祭高祖廟出於君之曾祖則祭曾祖廟五服之親統於四世之廟親親之義也所出之廟已毀則各教於其宗室承毀廟爲文所謂宗室者小宗四世之廟室也宗子之爲大夫者統之士則於禰廟小宗四世無廟則於大宗之廟室臨之以祖嚴其事也敎成謂適嫁時祭於所出之廟以告事也鄭注君使有司告於宗子之家四廟之親盡則其所謂宗子之家與君爲疏屬何取乎君之告之至謂祖廟毀爲壇而告則經明言教成祭之爲教於所出之廟而後有祭女嫁而爲壇以告於遣祖於義無取於禮尤無徵矣

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鄭注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周制也三公以下百二十人似夏時也嵩燾案周禮六官皆卿而兼上大夫而自周初三公皆六卿兼官考工記匠人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六卿三孤爲九卿三孤三公之佐猶太宰之有小宰大司徒以下之有小司徒故方氏慤以爲九卿兼三公數之然周禮司服公袞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孤希冕卿大夫元冕鄭司農注典命公之孤云上公九命得置孤卿一人是孤亦卿職也六官之職始備於周其三公以下或兼官不必備設亦如九嬪世婦之以兼職爲名說見曲禮記禮者取以三相函之義約略爲之辭正不宜以名數限之鄭注疑爲夏制者非也

禮記質疑卷四十四終

禮記質疑卷四十五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鄉飲酒義

案孔疏以鄉飲酒有四事一三年賓興賢能二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州長習射飲酒四黨正蜡祭飲酒竝據周禮爲說而鄉大夫飲國中賢者於禮無徵鄭氏謂記鄉大夫飲賓於序之禮則飲國中賢者鄉飲酒之正文也鄭注儀禮又以鄉飲酒專屬之大比賓賢據射義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鄉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儀禮分鄉飲鄉射爲二蓋射必飲而鄉飲不必盡射燕禮者諸侯通行之禮則鄉飲酒亦鄉大夫通行之禮也古者禮不下庶人惟臘祭及鄉

飲酒通行之庶人州長屬民讀法春秋以禮會民射於州序
黨正春秋祭禜索鬼神飲酒於序以正爵位其禮近之而鄉
大夫三年大比以禮賓賢因舉鄉射之禮州長黨正亦皆以
大比贊鄉大夫廢興則是鄉飲酒之禮宜行於鄉養老賓賢
皆寓其中周禮於鄉大夫不言歲時春秋明非歲時常禮也
賓介二者必以賢其餘衆賓各以齒序故曰鄉飲酒者所以
明長幼之序也昏義云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朝廷禮重故曰
尊鄉飲以禮屬民而教之讓故曰和王制詳養老之禮曰國
老曰庶老孔疏國老鄉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其云養庶
老於虞庠天子所以養老也而其禮通行之鄉鄉大夫主之
兼取正齒位賓賢二者之義而以禮屬民使觀之謂之鄉飲

酒者獻賢能之書於王鄉大夫所有事也疏並州長黨正之
屬民而析爲四事反使本義不明其鄉大夫以下之燕禮專
主一人爲賓亦此義方氏析疑引尹吉甫飲御諸友而有張
仲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而以堵父爲客是也禮之通及
士庶人者惟此聖人固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又案周禮鄉大夫三年大比興賢者能者帥其吏與其衆寡
以禮賓之鄭注衆寡謂鄉人之善者無多少也下云大詢於
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以致於朝疑此衆寡字卽據所興
之賢能言之與下帥其鄉之衆寡同義所興之賢或少至一
人或多至數人皆以禮賓之而以其有德而長者爲賓餘爲
衆賓如詢衆庶則或從或違能與議者鄉或數人或十餘人

皆可以衆寡構之非盡帥其愚無知之鄉人以致於朝也知此所云衆寡必不虛屬之鄉人矣

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

鄭注道指此禮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君子謂卿大夫士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嵩燾案王氏經義述聞以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十二字作一句讀謂聖人制此禮以教道鄉人士君子射義曰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樂記曰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皆此文義王氏之說確不可易道兼道路引道二義馬融注論語道謂爲之政教玉篇廣韻竝云理也言合鄉之人士君子理治之王氏獨謂士君子爲士大夫賓介士主人大夫大夫謂之君

子則猶承鄭注言之經云鄉人者通辭也其與於鄉飲之禮者士也君子美稱所以引而進之玩此兩節文義亦見鄉飲爲鄉人士通行之禮周禮鄉大夫卿州長中大夫黨正下大夫鄭注一以鄉人士概之而又通卿大夫謂之君子似此禮全與鄉人無涉恐未然也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

鄭注陰陽助天地養成萬物之氣也㵎蘇案此經下文四面之坐象四時似此天地陰陽之象皆以坐次言之天極於西北故坐賓於西北以尊賓地極於東南故主人坐以自卑而上承賓猶地之承乎天也陰陽者日月之精之所統攝月生於西二十七日一周天至二十九日强半而與日會故以月

統日以介象月尊介也日出於東其光當月則月明背月則
月暗僎者佐主人以承賓者也故象日云陰陽者又賓主之
義也析言之則象天地陰陽合言之則象四時
又案鄭注古文禮僎皆作遵其注鄉飲酒禮遵者降席云今
文遵爲僎蓋以儀禮有賓主人介衆賓之席而無僎者之席
其後徹俎賓降席主人降席介降席遵者降席相連爲文因
以遵當僎玉篇廣韻沿鄭氏之說兼收子倫切一音竟謂遵
僎同字據儀禮之文推之殆未然也儀禮賓若有遵者一人
舉觶乃入公如賓禮大夫如介禮明謂賓屬一人舉觶在獻
衆賓之後酬酢之事畢矣鄉射禮遵者入門左主人獻遵者
酢主人皆如賓禮入門左者賓屬也一人舉觶之後爲遵者

獻以申其敬其必非輔主人之僎一也席於賓東則猶在戶西也衆賓席於賓西而遵者席於賓東所以尊之鄉射禮遵者酢主人畢主人復阼階遵者降立於賓南鄭注於此云雖遵不奪人之正禮其必非輔主人之僎二也鄉飲禮記樂作大夫不入所謂大夫卽遵者也樂作而行旅酬無以申遵者之敬故遂不入其必非輔主人之僎三也說文僎具也具其饌也鄉飲禮獻賓及介及衆賓及酬賓皆主人僎無與焉謂之僎者供具以將事豈可以賓之遵者當之鄉飲禮主人一相迎於門外相者不一人此云一相卽僎者也鄉飲酒禮有贊者有弟子鄭注鄉飲記贊者佐助主人禮事徹鼏沃盥設薦俎疑此弟子之事非贊者之事贊者兼僎言之一人揚觶

二人揚觶皆贊者也鄉飲義謂之僎鄉飲鄉射禮謂之相大射禮謂之擯皆此贊者之稱主人獻賓獻介獻眾賓畢而後一人舉觶於賓一人當卽前之一相因遂作相爲司正而旅酬之禮行乃使二人舉觶於賓介一人舉觶與介對文二人舉觶與眾賓對文則此舉觶之一人卽相也卽鄉飲義之所謂僎也儀禮不著僎者之位蓋僎位東北旣爲司正則從賓於西階無常位也鄉飲義坐僎於東北原其始也而鄉飲記明言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則亦坐僎東北之意主人獻工而不獻僎僎者所以輔主人不待獻記所謂贊者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明獻酢之儀不及僎也而自一人舉觶以後僎者之儀特槩見以有釋服息司正之文鄉飲有僎介燕射有擯

介燕及大射禮擯者為司正鄉飲鄉射禮作相為正司知相即僎無疑儀禮未明著其文而詳其儀特備鄭注以賓若有遵者當之證之儀禮而固不可通矣案明制鄉飲酒禮以大夫致仕者一人為僎即儀禮所謂賓之遵者殊失禮經本義由承鄭注而誤

三賓象三光也

鄭注三光三大辰也孔疏引公羊傳大辰者何大火也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何休注大火與伐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取以為正[illegible]三賓眾賓也嵩燾案鄉飲酒禮主人西南面三拜眾賓眾賓皆答一拜主人洗爵獻眾賓眾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眾賓獻則不拜而鄉飲記云眾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是眾賓辭洗者一人拜受者三人餘俱不拜獻安得擬

眾賓之長拜受者三人以當三賓之數乎主人獻賓及介酬酢畢介立於賓南主人西南面拜眾賓疑眾賓之席皆東面北上當介席之北而稍後主人獻眾賓介遂立於賓南鄉射禮賓席南面東上眾賓之席繼而西而鄉射記云西序之席北上則或眾賓席多因繼賓席而屬於西而遂據鄉射之文謂眾賓三人皆席於賓西南面恐未然也三賓者賓也介也眾賓也賓介各一人以象日月眾賓不言數以象星自介與僎言之以東西相向而象日月自賓言之則月與星受光於日者也介與眾賓皆屬於賓以象三光義各有取不相蒙也賓者正也介者輔也又設眾賓以與賓介參立乎其閒故下云參之以三光鄭注以三賓當眾賓而避賓介以三長當三

光而避日月恐竝失之

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

孔疏三日成魄者謂月盡之後三日乃成魄此謂月明盡之後而生魄非必月三日也若初以前月大則月二日生魄前月小則月三日乃生魄蕭案朱子語類書稱哉生明旁死魄皆謂月二三日月初生時也稱既生魄謂十六日月始闕時也孔疏既有月明盡而生魄之說又言月二日三日生魄何相戾之甚陸氏佃云成魄謂望後三日月以生明爲進生魄爲退退讓之事也義疏亦取其說然經言成魄非言生魄月晦而死魄月望而生魄以見與不見爲生死死魄則竝月之魄而亦無能名焉至三日明生而魄始成成魄則明生明所

以爲月之用而魄其體也升堂奠爵而後行禮始升之三讓非所以行禮而亦禮之體也成魄者正承旁死魄爲言必至三日明生而後魄成也於望後之義無取記禮者以三日而後明生三讓而後禮行爲說略舉其義言之孔疏分二日三日爲生明之徵亦恐泥

四面之坐象四時也

孔疏四面之坐主人東南象夏始賓西北象冬始僎東北象春始介西南象秋始嵩燾案鄉射禮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先儒據以釋鄉飲禮謂主人西面然射禮無介則亦不立僎故席賓南面以尊賓而主人自處西面之常位案此經下云賓必南鄉介必東鄉是賓正席介席當賓西東鄉衆賓以次皆東鄉四面之坐亦略言之如疏所云全與經悟矣鄉飲禮以

主人當賓以僎當介而於此發其義云四面之坐象四時也

是主人之席當北面而鄉飲記云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則席仍西面此經所謂主人必居東方是也葢僎立爲司正而旅酬之禮行司正傳主人之命洗觶賓觶奠觶皆有事焉無復位之文故主人常正西面之位以承乎賓四面之坐亦約略爲之辭耳下云坐賓西北坐介西南坐主人東南坐僎東北蓋據方位所在言之孔疏卽以爲坐位於是四面之坐皆側席相向明世定鄉飲酒禮因之而承誤至今矣

五十者立

孔疏五十者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鄉飲酒禮衆賓立於堂下者皆二豆其五十者二豆而已嵩燾案鄉飲記立者東面

北上若有北面者東上正據五十以下立者言之其有北面者東上地或不能容則屬之南而北面也五十杖於鄉亦在老者之列而不得列於賓而立之堂下下云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葢尊老者自六十始也鄉飲記云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筭爵然後與五十立者當同此禮立者無席安得有二豆之設孔疏之言未詳所據

笙入三終　閒歌三終

案鄉飲禮笙入三終樂南陔白華華黍閒歌三終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鄭注於六笙詩竝云今亡其義未聞詩小序華黍由儀後竝云有其義而

亡其辭鄭箋以爲遭戰國及秦而亡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亡而義猶在毛氏故訓傳各引序冠其篇首正義所云有其義而亡其辭一語爲毛氏著之也劉氏敞謂亡本爲無非亡逸之亡也鄉飲酒言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言奏南陔白華華黍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無辭明矣朱子詩傳因之鄭氏敬又據鄉射禮奏騶虞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肆夏爲時邁繁遏爲執競渠爲思文皆有詩而亦言奏陳氏啟源云聲者樂也辭者詩也有聲無辭不當列之雅南陔等名篇當有取義朱子引投壺魯鼓薛鼓爲證魯鼓薛鼓無辭故冠之以國而不立篇名則但據以爲笙譜亦恐未然也疑笙詩當別有譜具列之篇中周衰失其傳遂並詩亡之耳漢孝

書藝文志有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當爲古樂譜之遺

合樂三終

案孔疏合樂三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工歌關雎則笙鵲巢歌葛覃則笙采蘩歌卷耳則笙采蘋賈公彥儀禮疏云堂上有歌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堂上歌關雎堂下亦奏關雎堂上歌鵲巢堂下亦奏鵲巢萬氏充宗云如孔疏則三終是矣而關雎鵲巢諸詩文辭有多寡音節有短長何以能合如賈疏則合樂是矣而六詩當爲六終因謂周南召南惟其所用不必同時並奏然如萬氏之說則經當如射禮記所云歌騶虞若采蘩之例不當以合樂兼周南召南言之近林氏喬蔭據射禮記歌騶虞若采蘩皆五終云終者樂之一成凡云

三終者每次各爲三闋不必一篇爲一終據大射禮歌鹿鳴管新宮並云三終是一詩而三終也林氏之說得之然儀禮自云合樂三終則關雎鵲巢合而歌之自屬正解

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孔疏鄉飲酒立三賓亦象國立三卿嵩燾案三卿者政之所從出也鄉飲酒禮賓介眾賓與有事焉三卿有上卿次卿下卿之等三賓亦猶是也鄉飲禮主人獻眾賓眾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主人拜送眾賓獻則不拜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是凡獻眾賓必於其席賓拜受則主人亦拜送禮成乎三眾賓拜受者三人明其餘不拜以示節也主人之於眾賓禮殺矣拜受者三人以其長爲之非義所繫也故鄉飲禮賓介皆

使能衆賓拜受者三人以長不使能禮簡也安得於衆賓中別立三賓之名鄉飲義之言三賓爲之立名以示等也曰賓曰介曰衆賓亦如三卿之有其等也

禮記質疑卷四十五終

禮記質疑卷四十六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射義

案孔疏禮射有三一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賓射諸侯來朝天子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三燕射謂息燕而與之射案燕者燕禮非息燕之謂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士無大射又云大射在廟賓射在朝燕射在寢長樂陳氏又衍之云飲於鄉有鄉射會於州有州射聘禮有聘射習武有武射行軍有軍射據周禮大司樂大射王出入奏王夏及射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太師大射帥瞽而歌射節射人王大射以貍步張三侯司弓矢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澤

其射椹質之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車僕大射共三乏是周禮但有大射燕射二者之分大僕王射則贊弓矢小臣賓射掌事如大僕之法眡瞭賓射皆奏其鐘鼓笙師凡祭祀饗射共其鐘笙之樂鎛師鼓其金奏之樂賓射亦如之典庸器設筍虡陳庸器賓射亦如之儀禮鄉射大射皆有賓則所云賓射者自兼大射燕射言之大宗伯所謂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大射燕射皆可云賓射澤宮之射則司弓矢所云澤共射椹質之弓矢是也就儀禮之文求之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大射禮云君有命戒射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射人戒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燕射以燕爲主大射以射爲主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王位

設㮺依依前南鄉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是天子與畿內諸侯行射禮爲大射諸侯來朝者亦與焉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諸侯與其臣行射禮下及卿大夫通名大射儀禮所記卽諸侯之禮也而鄉射記云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射無算於鄉射兼記天子諸侯射禮則燕射之禮也卿大夫以下之射屬之於鄉別於在朝之燕射耳大射燕射皆立賓比耦故通謂之賓射鄭氏目錄云名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語最明晰而其中又有選士之射將祭澤宮

之射蓋皆推廣言之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則亦鄉射之禮也
又案鄭注周禮大射爲祭祀射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
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其注大射禮亦云將有祭祀之事當射
宰告於君君乃命之卽據射義爲說而於周禮儀禮之文無
一合者先儒因據王制習射上功以當大射王制明言命鄉
言耆老皆朝於庠蓋謂鄉射也以當大射誤矣詳考儀禮周
禮之文但有大射燕射二事諸侯相朝之射若聘射皆於燕
行之通謂之燕射卿大夫以下則謂之鄉射其貢士之射與
澤宮選士之射不列大射燕射之中記禮者推廣言之鄭氏
以當大射而禮經之文扞格不能通者多矣
又案儀禮燕禮及大射禮命賓及獻酢樂作射乃立司正其

事並同而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飲之禮所異
者燕有射有不射因燕而射遂名燕射其燕禮之樂工歌笙
入閒歌合樂與鄉飲同大射歌鹿鳴管新宮樂又從簡藍田
呂氏直云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者大射也卿大夫之射必
先行鄉飲酒之禮者鄉射也於儀禮之文未合周禮明分大
射燕射兩事豈能合而一之據周禮大行人有饗禮有食禮
而無燕禮掌客兼言饗食燕而司儀云賓之拜禮拜饔餼拜
饗食則燕於禮爲簡也故曰燕以示慈惠聘禮公食大夫禮
皆言及廟門而燕禮記云燕朝服於寢聘禮之禮賓卽饗禮
也而後總言之云公於賓一食再饗燕無常數以此推之燕
射於寢大射當於廟卿大夫之射皆在學鄉射記云惟君有

射於國中其餘否鄉射在鄉之學故不於國中射也大射者天子諸侯之禮孔疏云卿大夫皆具三射亦誤案大射禮宰夫爲主人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不及士而司射請射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又云若有士與大夫爲耦則以大夫之耦爲上是諸侯大射之禮士皆與也其卿大夫自爲射但名鄉射而不得謂之大射也

又案鄉大夫以鄉射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以此求之可以知聖人重射之義矣人生八年入學而有少儀弟子職諸篇約束其言動步趨之節使無敢少肆及其入太學所以調其心性習其儀容者一以禮樂之文詔之於是乎相習爲柔順而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積靡而不復能自強聖人乃急道之於射使漸習乎禮樂之中以強其志氣練其筋骨悉天下之人皆有所恃以爲禦侮

捍患之資而要依於禮樂以爲節充實光輝自然有以勝天下之用所以通祭祀燕饗而皆有事於射使相與盡志於是而以不能爲恥此聖人所以振厲人心之大用也主皮者射中之一事論語云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聖人有感於當時之專以力相倘而爲之辭先儒據以爲射之本義者非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

鄭注選士者先考德行乃後決之以射孔疏諸侯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選但既爲諸侯卿大夫更以射辨其才藝高下嵩燾案疏申鄭義非也詳味射義之文自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以上通言大射燕射及卿大夫鄉射

之義爲射義一篇之正文以下皆推廣言之云古者盖言射之事自古爲尙所從來遠也據尙書侯以明之孔傳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下云書用識哉謂著之竹帛以識其善惡卽周禮書其德行道藝之意是以射分別善惡而書之其法自唐虞時已然王制習射尙功猶其遺意記者追溯三代之前選士之法一主於射而兩引古者以明之非但謂周禮然也孔疏據以爲成法而中論其義恐非經旨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

鄭注歲獻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三歲而貢士舊說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孔疏中多者得與於祭此謂大射也嵩燾案疏引尙書大傳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

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一絀以爵再絀以地三絀而地畢正與射義之文合蓋謂諸侯貢士得其當則天子有慶不當則天子有讓與於祭不與於祭者所貢之士有慶有讓者貢士之君也射者射爲諸侯又據諸侯言之下文明分兩項與此互相發明兩引古者通言射之重如此而引申其義以明之孔疏據爲大射誤

四正具舉

鄭注四正正爵四行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嵩燾案儀禮大射燕射竝宰夫爲主人其行爵有獻

有酢有酬無專以獻爲正爵之文大射獻士在射後燕射獻士在射前其儀又各別此詩言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實兼士言之而獻止於大夫不當據此爲義近林氏喬蔭云射人職樂以騶虞九節五正樂以貍首七節三正樂以采蘋五節二正皆繫於樂不繫於侯葢正者樂之闋也樂之每闋爲成而小成曰終大成曰正鄉飲禮所謂正樂備也天子之禮不可見儀禮大射諸侯禮也工歌鹿鳴管新宮及射而奏貍首此諸侯之三正也鄉射合二南而奏騶虞此大夫士之二正也推之天子五正葢升歌一正笙入二正閒歌三正合樂四正及射而奏騶虞是爲五正此云四正具舉卽升歌笙入閒歌合樂四者樂之正歌旣備可以行射事卽大射儀

樂既作而立司正安賓司射請射時也此後以樂志射更有一正是爲五正正與節相聯統緊於樂九節七節五節者樂節疏數之差五正三正二正者則其用樂多寡之等也下云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林氏之說允矣

與爲人後者不入

案鄭注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爲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尙義案鄭氏此注古無其事訓與爲奇文義亦極迂曲劉氏敞云與爲人後者庶子而奪其宗則纂其祖也嫡子而後其族則輕其親也諸父諸兄諸弟而後其子兄弟則亂昭穆也異姓而後於人則背其姓也周衰此等葢多仲由之所惡也爲人後當兼此諸義言之其應立爲後者不在此列

鄭氏求其說而不得遂有奇出爲後之文

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

鄭注射畢又使此二人舉觶者古者於旅也語孔疏引鄉射禮司馬反爲司正君使二人舉觶於賓與大夫以當公罔之裘序點二人舉觶之節蒿案鄉射禮將射比耦司正爲司馬卒射司馬反爲司正二人舉觶徹俎乃羞無算爵鄭注鄉飲酒無算爵無算樂盡歡而止其時賓且出而始擇賓疑非事也經明言射至司馬謂始立司馬時也鄉射比耦司馬誘射子路延射卽儀禮之誘射也射者升堂司馬揚弓司射進與司馬交於階前命射曰無射獲無獵獲公罔之裘序點之揚觶卽儀禮二人之命射也揚觶當爲揚弓之誤此舉聖人

鄉射之禮延射命射皆有辭以徵射以觀德之實

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

鄭注大射將祭擇士之射也蕭爇案經言射己之鵠兼君臣父子言之其非專言擇士之射明矣鄭意以前言射宮之禮有射爲諸侯之文遂比合爲一事此申上射爲諸侯之義據天子大射言之禮射之大者也射之爲言繹也方言射之時各繹己之志射中爲諸侯不中不得爲諸侯皆其志之所存也梓人祭侯之辭曰惟若女寧侯無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射之張侯其義葢取諸此記禮者以射爲繹己之志推廣言之立義絕精朱子疑射中爲諸侯不中不得爲諸侯之語難信亦失之拘矣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

鄭注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皆令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嵩燾案春秋昭公八年穀梁傳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射而不中則不得禽尙書大傳云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也雖不中也取不中也雖中也不取嚮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據此則習射於澤者射所獲之禽也既得禽而後射於射宮司弓矢云澤共射椹質之弓矢鄭注樹椹以爲射正疑質亦通槷匠人置槷以縣鄭云槷古文臬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樹

椹爲臬而繫禽其上但取中爲義以爲與祭不與祭之準明夫射而中者揖讓之儀能不失其節也而亦取其强有力以勝事此就射義推廣言之亦古者貴射之一義也鄭氏據此爲正文其誤久矣 案周禮司弓矢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鄭注樹椹以爲射正試弓習武也故書椹爲鞎圍師射則充椹質鄭注杜子春讀椹爲齊人言鈇椹之椹椹質所射者習射處玩鄭意謂椹質所以習射良然然司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餘惟射牲射椹質二者其異於射之比耦張侯可知而於椹質之義言之未詳爾雅釋宮椹謂之榩郭注斫木櫍也詩商頌方斲是虔鄭箋正斲於椹上玉篇椹斫木櫍也櫍椹也史記范睢傳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裴駰注椹垫椹也質剉刀也是椹者所以爲藉斫木剉芻並用之而於射無取穀梁傳昭公八年以葛覆質以爲槷范甯注質椹也橛也槷門中臬似椹堅木可以爲臬韜譜櫝柎也說文柎闑足也樹木爲臬下承以柎澤宮射巳獲之禽獸懸之於椹以爲的耳淮南兵略訓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不中高誘注格射之椹質的準也又沿周禮之文以椹質當射格其實椹質者圍師以剉芻之木充之非射格也鄭注云質正也射侯懸正爲的椹質立木爲臬取用各別椹質固不得

有正也通考禮經之文自能盡其義

又案周禮司弓矢有射澤之文而澤宮選士之說不著於經鄭氏以大射當射宮選士之射允為無徵孔疏以大夫三射皆具士無臣祭無所擇故無大射少牢饋食禮則大夫之祭也亦竝無擇士以射之文射人職祭祀則贊射牲證之尚書大傳似澤宮之射卽射牲之禮國語云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是禘郊大祭天子亦與其云選士者若太宰宗伯之屬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大司樂之屬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員數甚繁不盡與祭故於射選之以供戒具薦羞眡滌濯及諸脩懸展聲之類其助祭之諸侯贊祭之太宰詔相及攝王后薦豆籩之宗伯皆與射牲之禮而固不

待選也鄭氏據射義張大之辭遂以大射當之承誤至今無有據禮經之文以正其失者此云進爵絀地又沿上文貢士之文連類及之天子之士亦卽諸侯歲所貢之士也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

鄭注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飲射爵者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嵩燾案鄭注於經義似祇看得一層方氏慤云揖讓而升堂復下而飲不勝則材養不材之意也材養不材仁之道也君子當仁不讓於此安得不爭王氏謂求勝人而害之者小人之事也求勝人而養之者君子之事也與末節辭養之義相應射之所以飲不勝亦聖人制義之精也自故男子生以下雜引之以明射義之精微又此章之餘義

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

鄭注畫曰正棲皮曰鵠嵩燾案正與鵠二事棲皮與畫又屬二義朱子中庸注作畫布曰正衞氏集說因之則又與棲皮爲一義周禮司裘王大射其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其熊侯豹侯卿大夫其麋侯皆設其鵠梓人爲侯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下云張皮侯而棲鵠張五采之侯張獸侯不云棲鵠是則大射張皮侯乃設鵠其不設鵠者鄉射記所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卽鄭注周禮所謂質正也而注射人之五正三正二正又云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居外三正損元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然則五采之侯其正亦五采也

禮經所記別無證據鄉射記云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是侯身二丈而中一丈梓人云參分其廣而鵠居一鄭注天子侯中丈八尺則鵠六尺鄉射記鄉侯中十尺鵠蓋三尺三寸有奇疑中卽所謂白質赤質者侯中之中謂之正鄭衆馬融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毛詩齊風傳亦云二尺曰正小爾雅云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中者謂之槷賈逵則云四尺曰正鵠居其內禮經皆無明文似鄭氏爲得之而所云畫曰正者又主五色爲五正疑正卽質也畫獸其旁而空其中曰質射人云九節五正七節三正五節二正皆謂樂節不得更有五色爲五正如鄭氏所云也

禮記質疑卷四十六終

禮記質疑卷四十七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燕義

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

鄭注卒皆讀爲倅諸子副代父者也嵩燾案說文隸人給事者爲卒鄭注周禮諸子掌國子之倅云故書倅爲卒說文無倅字鄭司農訓爲副倅鄭遂據國子爲公卿大夫士之副貳言之竊恐未然周禮師氏教國子以德行保氏養國子以道而教以藝屬之司徒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鄭注游無官師者此教國子之事也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作其徒役之事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鄭司農云庶子宿衛之官鄭云士

庶子王宮諸吏之適庶子此庶子循衛王宮之事也故屬之
太宰諸子掌國子之倅而屬之司馬必非若師氏保氏之專
教國子所云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合其卒伍置其有司蓋爲
國子之徒卒言也文王世子敘庶子之職而云若出疆之政
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此云諸侯卿大夫士之庶
子周禮謂之國子皆公族也庶子所領之國子蓋公族子弟
之無爵位者其云別其等親疏之序也其云正其位公卿大
夫士庶子之次也公卿大夫士之子領於庶子而屬之太子
太子守國者也庶子率國子以其徒卒致於太子疑即文王
世子守於公宮之義爲公族子弟之領於庶子者故司馬不
得征也古者卒伍皆發之民司徒之職會萬民之卒伍凡起

徒役家一人而以其餘爲羨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民者若後世之丁壯籍其名以供軍餘子者羨丁也以供役所謂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卽合民與餘子計之國子之卒各發之於其族屬存游卒者就司徒所任之人數選取而別籍之爲游卒以待國子之徵發而使之就學以習射進者登諸庶子之版以待用退者除名也

又案儀禮大射儀獻賓獻公獻卿及射畢獻服不氏皆庶子設折俎公祭庶子贊授肺司馬請徹庶子正徹公俎其後旅酬獻庶子如獻士之禮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並同燕禮而大射儀敘庶子之事爲詳疑此段當列射義之末所以推

廣言之言自公卿大夫士庶子之游倅皆使之入學以習於射蓋射者武事也聖人防民氣之囂也以禮樂化其氣質而和其心性又惡民氣之靡也立之射以便其手足而强其筋骨使之務於强而仍以禮樂行之此聖人之精義也合國子之游卒盡習於射而合其卒伍置其有司舉宗族之無事者皆可備甲兵之用亦所以推明習射之本義所重在射而已不繫乎庶子之事也芮氏城謂此與燕禮無與當删之而於射義關繫甚大知必爲兩章之錯簡矣

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

孔疏引燕禮云卿大夫入門右北面君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皆北面鄭注儀禮亦云大夫猶北

面少前蔚齋案儀禮卿大夫入門右皆北面序立公南鄉爾卿而云阼階東南是必越中庭而南而後退立阼階下卿大夫皆趨而就西階東面序立曰卿西面北上爾大夫明大夫與卿相接其云大夫皆少進兼卿言之覩前北面序立之處大夫之次最下者亦稍進也卿大夫皆西面立而後公揖而升經義極明而云大夫猶北面是不得爾卿矣孔疏大夫少進皆北面沿鄭注儀禮而失之

又案定位者始入門北面東上則卿東而大夫西繼而趨就西階東面北上則卿上而大夫下先定其位而後以次而升定位者猶後世之齊班也鄭注定位爲其始入蹴階揖而安定也語殊迂曲

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
孔疏西面特立莫敢適言臣下莫敢與君匹敵而爲禮嵩燾案燕禮公升卽位於席西鄉而後納卿大夫卿大夫升就席賓筵於戶西東上獻卿卷重席設於賓左東上諸公之席於阼階西北面東上大夫繼賓以西東上其獻賓及卿大夫皆於西階上是公席阼階西西面備賓主之禮而賓席戶西猶賓禮也卿大夫皆席於賓左右諸公則阼階西無於西階東面面君者故曰西面特立特立無對待之辭也疏意似未分明
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
鄭注公孤也孔疏上公得置孤孤止一人而燕禮云諸公鄭注彼云容牧有三監嵩燾案義疏云天子不以公爲賓諸侯

不以卿爲賓或通天子言之然燕禮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於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與獻卿卷重席而卿辭重席者禮又稍別不得爲天子之公明矣疑卿大夫老而致仕得謂之公故獻則先卿而重席之設北面之位禮又殺於卿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

孔疏云燕禮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蒿燾案燕禮司宮筵賓於戶西東上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賓鄭注某大夫也主人獻卿司宮卷重席設於賓左東上大夫繼賓以西東上三言東上明非一席賓一人亦云東上者尊賓也位於戶西而大夫繼賓以西明賓之亦爲大夫也安得有小卿

介乎其間孔氏乃以隔越賓席而云次上卿釋之徒爲迂曲而已案周制卿大夫士皆有等孟子自言卿大夫各爲一位儀禮略具其文記禮者引申而疏通之不必盡徵實也

爼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

孔疏公及卿大夫士之節皆有等差燕禮不載無以言焉

案燕禮主人酬賓畢小臣請媵爵者下大夫二人媵爵公坐取大夫所媵觶以酬賓賓以旅酬於西階上是謂爲賓舉旅主人又獻卿畢二大夫媵爵如初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以旅於西階上是謂爲卿舉旅及樂作公舉奠觶唯所賜以旅於西階上是謂爲大夫舉旅及獻士畢賓媵觶於公公坐取賓所媵觶唯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是謂爲士舉旅蓋初媵爵酬賓再媵爵酬賓及卿之長皆二大夫媵爵

示尊敬也舉旅於大夫不勝爵舉旅於士用賓所勝爵庶子
及左右正及內小臣爲類而不舉旅此其等差之可見者

禮記質疑卷四十七終

禮記質疑卷四十八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聘義

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

鄭注此皆遣卿出聘之介數也大行人職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嵩燾案如鄭注是所云上公侯伯子男據遣聘之君言之然聘禮之使有卿有大夫此云上公侯伯子男而不言所遣之使則亦不能據以爲例疑諸侯相朝覲朝覲天子之禮自當稍殺記禮者舉上公侯伯子男之等以例其餘耳春秋傳記列國朝聘之介擯無及衆介之數者聘禮士介四人是五介也上介之禮亞於賓一食一饗而衆介無

之禮簡故不具也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

孔疏主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嵩燾案朱子論語集注云擯用命數之半是也周禮大行人上公之禮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王禮迎朝賓之擯以其爵爲之等差而諸侯之擯無明文孔疏即據周禮爲說然大行人之禮天子所以待諸侯諸侯待聘使之卿似不得上同於天子藍田呂氏謂當下其君二等上公當三人侯伯二人子男一人是又視聘賓介數以爲之等而其禮皆無可徵周禮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儐小行人掌賓客之禮籍爲承而擯肆師大朝覲佐擯鄭注佐擯爲承擯也小行人肆師皆下大夫司儀

掌擯相之事旅擯交擯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司儀上士孔疏於此云擯者五人則士爲紹擯三人四人則士爲紹擯二人三人則士爲紹擯一人所謂擯之各以其禮也聘禮者諸侯之禮也而此所引實據王禮言之記禮者亦約略爲之辭耳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

鄭注圭璋用之還之皆爲重禮財謂璧琮享幣也受之爲輕財嵩燾案聘禮圭璋皆還於館而享用束帛加璧享夫人用琮不還主人致束紡禮玉束帛乘皮以報聘君鄭意圭璋重不能反報故還之璧琮則反報以分釋重禮輕財之義然圭璋聘以將禮璧琮享以通情情褻而禮尊經文明主圭璋言

之鄭注兼璧琮爲說似屬歧出其釋瑑圭璋之義又云不可
以己所有遙復之意據圭璋爲命圭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
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所
謂命圭也朝天子則執以合符典瑞又云瑑圭璋璧琮以頫
聘鄭司農云瑑有圻鄂瑑起聘禮之圭璋則瑑圭也聘使所
執之圭不得爲命圭明矣

出入三積

孔疏待客三積者謂上公之臣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
則三積芻薪案周禮掌客子男三積五牢米二十車禾三十
車乘禽日五十雙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如其介之禮
以待之大行人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郎謂介也

是諸侯之卿聘其禮當視子男米及乘禽之數與周禮微有
異同記禮者亦略舉爲之辭耳
故聖王之貴勇敢强有力如此也
孔疏質明而始行事以下申明行聘之時此是聘禮酒清人
飢而不敢飲謂射禮也勇敢射之所須强有力聘之所須前
論聘稱强有力後論射則云勇敢嵩燾案孔意以章段首言
聘射之禮因析分二事言之疑此爲聘禮之餘義聘射本二
事經言聘義而兼及射蓋聖人制爲射禮以道民於强而飾
之以禮樂使有以自勝其質氣一聘禮也而有食有饗有燕
習爲委曲繁重之節文而無敢或怠與慢而卿大夫敘射之
五物揖讓之文强武之實一以射禮習之記禮者於此發明

聖人制禮之微旨而兼聘射二者以著其功用為安國治民之本聘之有射即燕射也凡禮之行多由於射獨於聘義兼言之者聘以交鄰國強與弱之相接國之寵辱係焉大戴禮無此一段則此為小戴氏推論聖人教民習射之原而發其微意如此孔疏之言大失經旨

孚尹旁達

鄭注孚讀為浮尹讀如筠嵩蕭粢禮器疏筠竹之青皮也以浮筠為玉之采色語殊不類藍田呂氏云信發於中謂之孚尹或訓誠亦信也山陰陸氏云尹正也孚尹猶言信正言玉堅貞之德外達就孚解義於辭亦覺不文說文卵孚字通通俗文卵化曰孚卵因伏而孚以喻玉之韞藏於石而剖而治

之說文尹治也旁達者言玉在石而微見於外就玉之未剬者言之與下天地三者爲一例聘用圭璋因以論玉終篇又承上節而推論其餘義

禮記質疑卷四十八終

禮記質疑卷四十九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喪服四制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

案鄭注以此一段四十五字屬之上節以節制者也之下孔疏云自資於事父以下申明節制欲尊歸於一大戴本此四十五字在三日而食上先言喪服之有制次言喪期之有制於文爲順此當爲錯簡耳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

孔疏權制之中所以先明杖者以下有不應杖而杖又有應杖而不杖皆是權宜故先舉正杖於上嵩燾案喪服傳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如諸侯爲天子天子諸侯卿大夫之臣爲君所謂杖者爵也庶人無爵而爲主則杖童子當室則杖女子子在室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所謂擔主也擔者承荷之謂也庶子拜賓不杖而居次則杖婦人爲夫爲長子姑在亦杖所謂輔病也杖者正也而統於尊而杖是以權制也爲喪主則不應杖而杖亦以權制也輔病則不應杖而杖亦以權制也合喪服傳與此求之可以知其義矣

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孔疏所謂八者謂應杖不杖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禿者五也傴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者八也嵩燾案庾氏蔚之以父在爲母期爲八者之一而不數婦人童子不杖呂氏大臨亦以父在爲母期爲八者之一而不數扶而起疑父在爲母期不得爲權扶而起杖而起則非權也婦人童子不杖承上輔病爲言據婦爲舅姑言之爲夫爲長子則亦杖也八者何爵也擔主也輔病也扶而起杖而起及面垢之異也其下四者竝同舊注此須融貫經旨而後能辨而知之

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

鄭注言不文者謂喪事辨不所當其也嵩燾案鄭意謂喪事

所當其與否當一辨之辨則文矣呂氏大臨云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故言不文此大夫士之喪禮也記禮者旣引高宗三年不言又引孝經言不文疑不言與孝經之文相刺繆故以臣下釋之明非爲天子者之喪節也下更推言唯而不對對而不言言而不議議而不及樂之別

嵩燾寡昧讀書無多不敢侈言論述而於禮經之文頗深求其義以知其曲折自漢以來諸儒論說各有發明亦頗能辨其得失

國朝經師推求文字之原以盡其變其制義尤精其辭尤辨亦幾窮極諸經之蘊而無餘憾矣嵩燾區區獨訓禮經之文多明先王制禮之義例今禮文可徵獨有周禮儀禮而春秋

三傳亦時有闡明推見三代之禮之遺凡記之言皆有據依
稍與疏證之諸所劄記有同先儒之說覩所徵引足以增益
學識輒加錄採以廣見聞其無所發明即同舊說不復注明
亦時有所見偶合而缺於捘討無從指證意取暢明經旨而
已原不敢以剽竊舊聞自矜博攬故亦不復有所避忌謹述
其略幸覽者詳焉郭嵩燾謹記

禮記質疑卷四十九終

禮記質疑後序

漢儒傳經皆有師承然其爲說務立新義不相因襲至於辨難紛紜詆非百端又各以其說相授受流分派別莫能統一史稱鄭氏囊括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刋改漏失學者以知所歸自漢至唐數百年言經者歸鄭氏貞觀中掛定諸經注疏各主一家之說而三禮獨宗鄭注詩箋與毛傳竝存則以鄭氏援禮箋詩詩與禮相因亦相備也朱子最深於禮其所述錄多依鄭氏無有異同略有辨正語言文字之歸趣而已陳氏集說頒行學官數百年議廢者屢矣獨賴其文平淺易通仍而弗改要其式序典禮於鄭注固無違反而於禮經微言大誼所弗能達多矣故知鄭氏之邃於禮二千年未有能易者也徒以包羅羣籍

兼綜竝攬折衷於禮時有出入或拘於一義而無由會其通或淆於眾說而時未免決以臆先王制禮經緯人倫紀綱萬事其勒爲成書條其篇目獨在儀文度數之末而精義不著於篇更秦之亂焚燒載籍掇拾灰燼之餘大都殘缺不完又學校淪廢無復師儒世守益禮經之散亡尤甚矣孔氏之徒各據所聞明禮制之原推論其義例而詳略區分參差互見諸儒敘論又益紛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有由然也鄭君博釆羣言校其優劣述先聖之元旨整百家之不齊更歷魏晉諸大儒下逮宋明論難往復互有從違各以發明其義趣蕭齋亦幸於其中窺朿崖略辨知其得失其言之蕃變交午通諸三禮之文可以辨而析之其言之微舉見義證諸禮經之以類相從可以疏而明之如

是而鄭義即有牴牾旁推交通曲折融貫渙然無有疑難其庶以爲讀鄭注者之津梁乎夫三代典禮未易行之後世而聖人固曰從周爲夫大體明備垂法萬世放而皆準苟知其意則今日所行何一非周禮之遺哉不知其意則亦具文而已於其宏綱大用一皆滯閡不可通是故禮者人情物理之所不能違也知其不可違也範圍曲成斯禮意也區區愚昧因禮經之文之散見者以求知禮意實惟鄭君之有以詔我也光緒庚寅冬月書成竝志於後郭嵩燾謹記